

不灭的历史(丛书)

白头山麓

朝鲜·平壤

1979

不灭的历史(丛书)

白头山麓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7-99632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草拟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

第 一 章

干枯的树枝被折断的响声，打破了为茫茫的白雪所覆盖的原始森林的岑寂。随着响声，一匹胸肌发达的战马竖起两只抖动的耳朵，滴溜着大眼珠子，突然出现在森林中的空地上。它那蓬松的鬃毛上坠着冰凌，那一身灰色的毛也结了薄薄的一层白霜，已经看不出本来的毛色了。

骑在马上的是位身披一块白色伪装布，手提一支手枪的游击队指挥员，他即便弯着腰从树丛中钻过去的时候，也忘不了抬起警惕的眼睛留心地察看着前方。他那竖着帽耳的皮帽子也披上了一层冰霜。

他一跨到小空地上，就带着询问的目光回头看看那个跟在后面的老人。

“照直走，朝树影扎了根的方向走。”

向导老人骑着一匹由于披了白霜变成灰色的黑马，身穿补钉摺补钉的大袄，下摆、领边和袖口都露出柔软的兽毛，叫人看得出这件大袄里面垫了一层什么兽皮，头上戴着獾皮帽。

紧跟在后面的两个骑马的游击队员，他们俩一直分别监视着左右两侧。

同这些尖兵隔一段距离，又跟着五个游击队员。他们带着斧子、锯子和从日本鬼子手里夺来的军刀，把有碍部队行军的杂树条和藤蔓砍掉，给前进的部队开辟通路。

离他们稍远一点，走着由司令部和汪清第五团的第四连、第五连组成的基本队伍，再后就是负责断后的后卫。

中午时分，长长的马队在敦化的深山密林中朝着白头山的方向流动。

前不久，在深山沟的一座孤零零的圆木房里举行了重要的会议。那里是从依然冰封雪冻的镜泊湖附近的一个名叫南湖头的村子沿着小家子河的清澈的溪流上溯几十里才能到达的地方。在这次会议上，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把朝鲜革命引向高潮，确定了革命的司令部要驻扎的新地点。根据这一决定，司令部开始了南下到白头山麓的行军。

第一次见面时的激动被欢送的眼泪所代替的北满地区，它的最后一个村庄已经远远地消失在后面。留下了远征北满时的种种传说的令人难忘的地方——官地也已走过，这里已经进入敦化地区了。

好一片茫茫无际的林海雪原！虽是冬去春来的三月时节，山河却依旧淹没在大雪之中。

在这连高大的战马都很难迈步的大雪中，在这鬃毛上坠着冰凌的严寒里，谁能感到一丝一毫的春意呢！

当游击队员们携带着老黑山战斗中缴获来的重机枪和迫击炮，越过老爷岭，开始向北满远征的时候，还是草木葱茏的季节。由第四团和第五团以及从青年义勇军中选拔出来的十几个连一起组成的远征部队，在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转战在镜泊湖和牡丹江一带。他们用消灭敌人的枪声震撼了辽阔的北满大地，在人民的心灵深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这样过了近十个月以后，正当入春的今天，部队又踏上了归

途。

然而同司令部一道归来的人员，却只有司令部的十几个警卫员和还不到远征部队的五分之一的汪清第五团的两个连。

其余的部队，有些已经比司令部先走了一步，还有不少人为加强北满的游击斗争留了下来。

今后，汪清部队的指战员是不是要一直跟着司令部到白头山麓去，现在还无法知道，因为不知道金星将军要下什么命令。

另外，那几匹在北满仅仅拉过爬犁的马，能不能为这次历史性的进军服务到底，也是无法预料的。

树林越走越稀疏。

骑马的行军队伍走进了杂草地。这是流入镜泊湖的牡丹江上游的一条支流的发源地。水流被厚厚的冰雪覆盖着。

将军骑着一匹额头上有一块白斑的栗色的马走在队伍中间。这时，他掏出怀表看了看，然后把缰绳轻轻地往旁边拉了一下。摇晃着脑袋只顾一个劲儿往前赶的机灵的骏马，立刻会意地把深陷在厚雪里的细长腿抬起来往旁边一挪，闪出了行军纵队。凝在鬃毛上的细碎的冰凌象跳舞似地摆动着。

“凤吉，挺得住吗？冷吧？”

骑着一匹臀部宽宽的白马跟在后面的结实、伶俐的传令兵——小鬼朱凤吉，闪动着亮晶晶的小眼睛，想绽出坦然的笑容来，但两腮都冻得麻木了，无法绽出笑容来。

“比北满的严寒好受多了。因为骑马，只是腿有点冷，可身上是热乎乎的。”

从他的机灵的有神的眼睛里，看不出有一丝的倦意。

“骑马并不容易吧？”

“没什么，已经练出来啦。”

“已经练出来啦？呵呵，要想练得差不多了，你还得再骑它个已经走来的路那么远才行哩。要能骑到迷魂阵，才可以说已经

会骑马了。”

将军笑着说道。然后又指示说：

“凤吉，到前头去叫警卫连长停止前进，让他请向导老人过来，然后向先头的尖兵和四连长转达我的命令，叫他们就地休息，吃午饭，备马料。”

将军把凤吉打发到前头去之后，再喊过另一个传令兵韩钟三，叫 he 到后面去传达休息的命令。两个传令兵小鬼飞跑的马蹄声，沿着长长的队伍，一个朝前，一个朝后，渐渐远去。

将军驱马走到露在雪面上的枯草叶在风中颤动的小土丘上，匆匆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山势，然后掀开白布斗篷，把挎在后腰上的军用皮包拉到身前。深褐色的军用皮包，被冻得硬梆梆的。他从皮包里抽出一张叠了好几叠的地图，铺在马背上。

那匹马本来是一动都不动的，这时，它突然把结了一层白霜的挺粗壮的尾巴一甩，亮晶晶的霜花就簌簌地撒落在地图上。

将军轻轻地拍了拍马脖子，小心地抖落了撒在地图上的霜花。他在地图上找到了队伍现在所在的位置。他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地图，又举起望远镜反复地观察了周围的山势地形，然后同标在地图上的等高线对了个对。

他选好了等向导老人一来就一起上去俯瞰远景的高地，然后放下望远镜，重新看地图。

他在地图上寻找着去白头山麓的路线。他的目光掠过许多河流交织汇聚的西河流域和那里的大沼泽地，又掠过土黄色越来越深，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令人眼花的南部老爷岭山脉，直到敦化和安图两县的交界处用红铅笔打了圆圈的地方才停住。这个红色圆圈，就是迷魂阵的密营。

迷魂阵，这是将军从离开南湖头的时候就打算在开往白头山麓的行军路上作为一个极重要的地点，立下头一个里程碑的地方。

将军的这次行程，是按照南湖头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决定，为了把朝鲜革命推向高潮而开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行程。这是一条返回鸭绿江沿岸，通向祖国的道路。十一年前，他曾抱着不光复祖国誓不回还的坚定决心渡过鸭绿江来。现在，他将越过这条江回到祖国去点燃抗日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

走这样的路，将军只带了为数不多的人员。但是他心里有一个宏伟的设想：要在去鸭绿江的路上，组织一支人民革命军的将越过鸭绿江向祖国进军的大军。他计划就在迷魂阵开始做这项工作，为此，他先已通知大家向那里集合了。

胸怀着把十余年来呕心沥血培育起来的朝鲜革命引向高潮的雄心壮志的将军，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起将要协助他完成这个大业的人们来了。

“要是姜世浩同志一定到迷魂阵来就好了。”

他把视线停在地图上的迷魂阵上，脑子里想念着每一个将要到迷魂阵来的人，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起来。他暗暗地担心着正在和龙山沟的一个孤零零的窝棚里养伤的姜世浩这次能不能赶到。

姜世浩是将军在五家子搞地下革命活动的时候亲自培养起来的战士之一。姜世浩早年失去父母，成了一个到处漂泊、流浪，无依无靠的孤儿，他是在苦海中泡大的。当时姜世浩正在五家子附近的一个农村当长工。有一天，将军到这个村子去指导新成立的农友会和青年会的工作，偶然碰见了一个用一只手捂着鲜血直淌的另一只手从地主家的牛棚里跑出来的长工，他是在给地主家铡牛草时被铡刀铡伤了手的。将军当场就把自己的手帕撕下来替他包扎好。从此之后，姜世浩开始受到将军的培养教育，逐渐地苏醒了阶级觉悟，终于逃出地主家，投身到革命斗争中来。

老实淳朴的姜世浩，在充满严峻考验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成长为原则性强、勇敢果断的可靠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员。正因为这样，将军在准备开南湖头会议的时候就已经打算把一项

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曾经派人通知正在做着重要的政治工作的姜世浩到南湖头来。但是，姜世浩遵照将军的指示离开他的工作地点，在去南湖头的路上不幸同敌人遭遇，身受重伤，不能来了，只叫通讯员向将军报告了这一情况。

将军这次从南湖头动身之前又派了一个通讯员去看看姜世浩的情况。如果伤已痊愈，就叫姜世浩到迷魂阵去；如果伤还没有养好，就叫他不要着急，等伤好了再到迷魂阵去打听司令部的去向，然后找到司令部来。

“姜世浩的伤口是不是已经愈合了呢？”

姜世浩也许又不能出席这次在迷魂阵举行的重要会议。

如果他没病没灾，将军晚一些见到他也未尝不可，然而现在，将军非常想念他。

同等待姜世浩的消息一样，使将军深深惦念的还有根据地解散以后，留在汪清做善后工作的一些同志，在这些人里面使他特别惦记的是李京俊和崔善琴两口子。

李京俊做过人民革命政府的工作，又有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是个得力的游击队员。他的爱人崔善琴，工作扎实勤奋，要说做针线活儿，她最拿手，在小汪清游击根据地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将军在小汪清游击根据地时穿的军装，差不多都是她亲手缝制的。

将军始终亲切地关怀他们两口子，时常到他们家去访问，也很喜欢他们的两个孩子。

他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老实忠厚的革命夫妻。正因为这样，在解散根据地以后，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将军决定把他们留下来。当然，这也是考虑到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小孩儿。

一向对他们很关心的将军，在即将离开南湖头的时候，就听说，李京俊两口子为找寻将军，带着两个小孩子已经离开小汪清了。至于他们为什么竟然在这严寒的冬天带着两个小孩上路，这

一点就连那个带信儿来的人也不大清楚。

在行军途中，每到老百姓家借宿或者经过每一个村子，将军总要向当地人打听有没有见到带着两个小孩子过路的一对夫妻，并且吩咐通讯员们也要留心打听他们的消息。

“现在，他们在什么地方奔波呢？是不是给孩子们吃得饱，穿得暖？”

沉浸在这种思念之中的将军，这时，觉察到警卫连长李北哲传令兵朱凤吉已经领着向导老人来到了身旁，这才把地图叠起来装进军用皮包里，下了马。

“老大爷，辛苦了。”

将军一面打招呼，一面上前扶向导老人下马，然后转身向早已下马走来准备报告的警卫连长，问道：

“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李北哲回答说。

“从南湖头派出去的通讯员，也没有回来的吧？”

他知道要是有人回来，警卫连长一定会不等他发问就早已报告了，只因为等得心急，才这样先问一问，来证实自己的猜测。

“没有。”

李北哲作这样的回答，脸上现出很为难的样子。

“警卫连也去准备午饭，打点马料吧。我要和老大爷一起到那个山峰去看看前方的地形，看完就回来。”

吩咐了李北哲以后，将军就和向导老人向西边的一座山峰走去。

在游击队休息的地方，这儿一堆那儿一堆地燃起了篝火，架在每堆篝火上的军用饭盒和铝盆里的雪团都已经烧开，冒着一团团的热气。

变得一身轻松的战马，都分散在雪地上吃着被风吹拂的枯草叶。

没有承担作饭任务的队员，都拿起刺刀、匕首什么的，凡是能用来割马草的各种工具都用上了，分散在四处，一边割草一边喂马。

朱凤吉牵着自己的白马和向导老人骑的黑马，去找一块尽可能不叫别人看见的地方。

他气乎乎地撅着嘴，因为警卫连长没有把司令官同志的坐骑交给他去喂，却交给警卫连里资格最老的队员那个机枪手去喂了。他对连长是很有意见的，觉得连长老是把他当小孩子看，以为他还做不了什么重要的事。

凤吉拉着两匹马去找背静的地方，走到一个平缓的山坡，找到了一块适合喂马的地方。他放开两匹马，让它们随便去吃枯草，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开始割起草来。

他并没有分到割草的任务，但他决心自己一个人打出足够喂两匹马——自己的马和向导老人的马的草料来，好让那个总是把他当小孩子看的连长和所有的游击队员看看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而是并不次于他们的响当当的“大人”。

因为他用的是小刀，只能一棵一棵地割，要是这样割下去，

就是割一捆草，也得花很大的工夫。他心想，要是自己也象老队员一样有一把匕首大的刀子就好了。

他觉得自己在乡下用过的这把小刀好象在说明自己是个刚入伍的新兵，有损自己的威严，他早就想换一把匕首了。他想，如果在新入伍的队员们面前，或者在老百姓家里借宿的时候，能够拿出一把叫人一眼就看得出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匕首，老成持重地摆弄起来，那么，第一次见面的人就决不会因为他有点稚气而小看他了。

“但愿跟鬼子们碰上。”

他一面急不可耐地盼着早一点有个碰上鬼子缴获匕首的好机会，一面好不容易地打了一捆草。他割着割着又割了差不多半捆。这时，突然听见了一阵既沉闷而又清脆的响声，听来仿佛是用手指熟练地弹奏弦乐器的奇妙的旋律。

那是啄木鸟叮啄树干的声音。

因为这是连干树枝折断的轻微的响声也传得老远老远的隆冬季节的丛林，啄木头的声音自然要引起惊人的回声，打破了林中的岑寂。特别是今天，天气虽然非常干冷，却没有一丝风，丛林显得格外宁静。

“嘿，这小家伙！”

凤吉被那啄木鸟弹奏出来的令人心醉的奇妙的音响所迷住，早把割草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朝每一棵树上搜寻那发出音响的地方，后来终于发现，那特有的旋律是从一棵完全落掉了叶子，枝头上只吊着干松萝的粗大而干枯的冷杉树上发出来的。

真不知这棵早就枯死的朽木上还有什么可吃的，一只只有拳头那么大的啄木鸟正紧贴在一眼就看得见的树干上，支起直挺挺的尾巴托住身子，用长长的尖嘴猛烈地啄着，啄一阵，还机敏地朝四处察看。

凤吉躲在树后，一面看它啄木的样子，一面倾听它那奇妙的乐声。这奇妙的乐声只一个人欣赏，他，不免感到惋惜。他听了半天，想逮住它的念头油然而生。他想，要是逮住了这只鸟，大家准会睁大眼睛称赞他，甚至老是小看他的李北哲连长也会跟他要这只能够奏出奇妙乐曲的小鸟来看看，并且暗暗佩服他逮到了那么顽强而机伶的鸟……

凤吉的眼前似乎清晰地浮现出大家羡慕地佩服他的眼光。

他为了不被啄木鸟发现，一面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着啄木鸟，一面加倍小心地蹲下去抓起一把雪捏成了一个雪团。

掷石子儿，他一向是很有自信的。去年春天，他还在自己家的后山和前边的河上用石子儿打到一只野鸡和一只野鸭呢。然而在游击队里谁也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事，所以谁也不想承认他能够和老队员一样准确地投掷手榴弹和炸弹。

他拿起捏得很硬的雪团站起来，躲在一棵树后，照那只正在啄着朽木的啄木鸟瞄准。在他要抛掷的那一刹那，机伶的啄木鸟好象觉察到有什么不幸正在逼近它，立即抬起头来朝四下里张望。可是它并没有发现什么，于是又放心地把尖嘴往树干上磨刀似地蹭了几蹭，然后又插到树干上的窟窿里去了。

就在这时候，凤吉对准啄木鸟迅速地把雪团用力撇出去，雪团打中了鸟的尾巴上边的脊背。也许是因为这只机伶的啄木鸟已经看见了朝它飞去的雪团，是在正要飞起来的时候被打中的，也许是因为雪团打偏了一点儿，它歪歪斜斜地朝雪地掉下去，可忽地又恢复平衡飞了起来。但它着实吓坏了，翅膀撞着海松的枝条，摇摇晃晃地往下坠落。树上湿棉絮一样的雪团簌簌地被震落下来，扬起了一阵白蒙蒙的雪花。

凤吉赶紧跑上去追，只因为雪花飞扬，没能看见啄木鸟落在哪里。他聚精会神地搜寻了一会儿，才发现啄木鸟并没有掉在雪地上，仍然摇摆着身子，吃力地低飞着，朝树木茂密的地方飞

去。看来再追它一会儿，它准会掉下来的。于是，凤吉追着那只受了伤的鸟，朝山坡上跑去。

“什么事？”

突然，从干枯的柞树林里跳出一个人来挡住了他，是警卫连长李北哲。

“啊，是连长同志，那……那只啄木鸟……”

凤吉支吾着，愣怔怔地瞅着连长。

李北哲连长，眼梢微翘，高鼻梁，乍看去，给人一种严厉的感觉。但是，他那象女人一样柔和的嘴和始终温和的目光，却令人感到亲切。此刻，他把手指头贴在嘴上，示意要肃静。等到朱凤吉安静下来，他才低声地问道：

“方才从这儿一闪就飞了过去的就是那只啄木鸟吗？”

“是，是啄木鸟，它……”

“嘘，静一点！”

“………？”

凤吉把嘴紧闭，朝四周看去。他知道，连长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这个背静的山坡上的，更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叫他肃静。再说，连长连听到一只鸟划过空中的声响都吃惊，说明他现在精神高度集中，十分警觉。

那么，连长是不是正在警卫着司令官同志呢？方才将军同向导老人上去的会不会就是这个山峰？

凤吉从树林的缝隙里看见身材高大的将军站在右边山梁上，举着望远镜正在观察着什么地方。将军的身旁，身材矮小的向导老人也用手指着一个地方讲着什么。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紧急情况跑来报告呢。”李北哲说。

“那只鸟，背上挨了打，都快掉下来了……”

李北哲又白了他一眼，说：

“别象小孩子似的，快下去喂马，特别是那位老大爷骑的马

要好好地喂。”

“干吗要特别喂好那匹黑马呀？”

凤吉气鼓鼓地反问道。其实，他并不是想知道连长为什么要他特别喂好那匹黑马，而是因为连长又把他当小孩子看，对连长的这种态度暗暗地产生了不满的反抗心理。

“这个就不用问了。”李北哲斩钉截铁地说。

李北哲看到凤吉有点不高兴地转过身去，不知怎的，又轻声叫住了他。

凤吉再回过身来，瞟了李北哲一眼。

“我说呀，凤吉同志！”

李北哲象劝导似地说：

“现在，司令官同志正在率领我们进行一次重要的行军，你也知道吧？可是你不想着把马喂得饱饱的，好好保证我们的行军，却去追逐木鸟。你也该懂一点事了，上回站岗管篝火的时候犯的过失，这么快就忘了还行？”

“.....”

凤吉无话可答。听连长又提起了他在站岗管篝火的时候打过盹儿的事，心里虽然总不免感到有些委屈，但因为那一次过失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他实在没话可说了。

凤吉蹒跚地走下山坡来，找到了方才割草的地方。他发现那两匹马早已无影无踪，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准是在他被啄木鸟迷住追来追去的时候，两匹马寻着枯草走远了。

他循着雪地上的马蹄印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慌了手脚。这两匹马不是袭击宁安县木材所的战斗中缴获的，是战斗在北满的部队用过的战马，是特意为司令官同志和司令部警卫员们挑选的为数不多的战马中的两匹。

当初把这些战马牵来的时候，司令官同志叫凤吉任意挑一匹自己最喜欢的。凤吉虽然没怎么骑过马，但不愿在司令官同志面

前现丑，于是挑了一匹勇猛敏捷的战马。

“你看这一匹比那一匹怎么样？”

将军宽厚地微笑着，指着一匹显得很温驯的白骡马，说道。

“我不喜欢。”

“为什么？”

“不喜欢骡马。”

“呵呵，瞧你的自尊心，不会骑马还不喜欢骡马？你怕骑了骡马就被人瞧不起了？在汪清根据地，我也是骑这种白骡马的，去罗子沟找吴义成部队的时候，也是骑的白骡马。现在听你这么一说，那时候我骑的就不对头了……”

听了这话，凤吉又死气白赖地非要骑白骡马不可了。

将军还经过多方面的考虑，亲自为昨晚见到的那位向导老人挑定了一匹温驯的黑马。

把这样的马丢了还行？凤吉哭丧着脸，面如土色，到处去找。许多队员也帮着这个小传令兵一块找，然而哪里也找不到。

当队伍开始准备出发的时候，司令官同志知道了这件事，于是把站岗的队员和找马的人都叫了来，证实一下是不是有了敌情？他们谁都没有发现敌人的“讨伐队”走过的痕迹。

“如果没有敌情，就先排好行军队列，再放一空枪。因为这是北满的同志们驯养的战马，只要没有走远，一听到枪声就会跑回来的。”

假如附近有敌人，这个找马的事肯定要招来一场并不希望进行的战斗。凤吉认识到由于自己一时的疏忽大意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羞愧得不敢抬起头来。他知道由于自己的轻率，给应当保持隐蔽的部队造成了混乱，耽误了意义重大的行军，给大家添了麻烦和辛苦。

只隔几天又犯了这么大的过失的凤吉，站在那里等候着严厉的批评。